

我画水彩

■钱晓芳



记得是在2017年中国美术学院招生考试巡考后,我们在山南的考务办从这届考生的水平聊到了画画快乐,是时任学校副院长宋建明的一句“周刚,把书记拉下水”,促成了我画画的缘起。之后,周刚给了我一盒颜料和一个小本子。暑假时,我便开始了尝试。起初,只是直接将颜料均匀地涂在了已经勾好线的画中,平实而艳丽,如儿童画,没有水彩画该有的水味和韵味,与我平日里所见的水彩画更是大相径庭。于是,我把“处女作”发给了周刚,是他的那句“加水啊,胆子大多加水”,才慢慢的使我的画面有了水的滋润。

画了水彩画,才知道水彩画的用纸也是大有讲究的,一开始买的基本都买错了,直到有一天,徐明慧说有厂家请她在试纸,有几张好象漏矾的纸不太适用,我刚开始学画可以玩玩。结果,以我无知者无畏的状态,画了大大的几张,居然效果出奇的好。也是这几张纸的尝试,让我对自己画水彩有了信心,并且爱上了水彩。

这一画,居然已七年。这七年中,画画几乎成了我工作之余的全部,我称自己画上了瘾,有一段时间,一天不画就会难受。有一次看了刘正的水彩画册页,不仅色彩、构图让我惊叹,那种以小见大的独特视角更令我赞叹。向刘正请教,他告诉我,平时出门随身带个钱晓芳小本子,看到什么想画的就画下来,可画的就画下来,日积月累会有很大的帮助。因此,出差时我会带上一个小本子一小盒颜料,把看到的花花草草画下

来。我的一些小作品就是在出差途中画成的。

我庆幸,近20年中国美术学院的工作经历,不仅让我沉浸其中,耳濡目染受到艺术的熏陶和滋养,而且身边有那么多老师那么多艺术家的言传身教。如果说,我今天的画作,可以有那么一点点进步的话,这一切要归功于曾经给我无私指教、无私指导的老师。还有朋友圈中许许多多专业的和非专业人士的专业的和不专业的点赞和评价,这些都是我前进的动力。一千多张大大小小的画,固然凝结着我的心血和汗水,但与大家的支持是分不开的,谢谢你们!

在整理画作时,我发现,不知不觉中,我的作品主题还是比较明显的,花卉、蔬菜、绿植三大类居多,这与我平日里的喜好密切相关,我喜欢花和绿植,喜欢生长在田野中和房前屋后绿油油的蔬菜,也常去花卉市场和农贸市场走走看看,它们的姿态、它们的生机、它们的色彩、它们的……一切都是那么吸引我,总想着要留住它们。反映在我的作品中,花卉以百合为最多,蔬菜以“油冬儿”为最多,绿植以绿萝为最多,这些都是生活中的最常见。

我生活在日常中,虽也有阳春白雪,但更多的是平凡和琐碎。日常的平凡,平凡的日常,我以为平凡中才能见真情,平凡中才能显精神,每一个平凡的人如此,每一种平凡的植物也是如此。水的滋润、水的韵味、水的美妙、水的无限可能,水的意料之外,让水彩画也拥有了水

的这些特质,让我着迷。我喜欢淡淡的紫红和各种绿。淡淡的紫,温馨温柔,给人以神秘感,也让人产生无限遐想;各种绿,是生命的底色,四季的色彩,是时序变化更替的见证。当然,无论是淡淡的紫,还是各种绿,呈现在画面中,已不是单纯的那一色,而是由多种颜色调和而成的,正如我们丰富而多彩的生活。感谢水彩这个画种,不仅让我的生活丰富多彩,还让我的内心更加丰润!

这次展览,是在许多老师的鼓励下促成的。想着这七年的努力,做个小结,一方面能听听大家的批评意见,另一方面对自己也是一次鞭策,更是自己接下来走得更稳更好更远的必须。因此,在夏赛丽女士“敢拼,世界就是你的”的鼓励下,终于下定了决心,开启我人生的第一个画展。展名“一知一见”由尉晓榕所取。尉老师说,这四字出自明代石屋禅师的“一知一见尽消融”。今有“知见”一词,可解为有见解的看,消融是会通之意。这四个字入眼即雅,大大方方,见题者不分雅俗高低。

在我绘画的道路上,全山石先生一直给我以鼓励,这次展览又亲自担任顾问,许江在百忙之中、曹意强远在德国不吝赐文,王冬龄为展览题名,陈大中专刻展名,刘正不仅与王一飞、郭晓芳一起为展览挑选作品,更是与尉晓榕、周刚、万木春、王一飞诸位老师一起作为策展人给予了竭诚的指导、指点与帮助……感谢你们的厚爱!衷心祝愿美好常在!

夜景大师格里姆肖

■徐鹏辉



格里姆肖 泰晤士河上的倒影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钢琴诗人肖邦弹奏的夜曲,沉静如水的清夜,皎洁柔和的月光,纤细的手抚摸着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带点忧愁,更多的是平和。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就有一位善于捕捉夜晚的画家,他用细腻的笔触,描画出朦胧的雾霾、湿润的街道、无暇的月亮以及寂寞的人。人们在他的画中读懂悲伤,也读懂美好,仿佛跌入甜蜜的梦里沉沉睡去。他就是唯美主义画派代表人物约翰·阿特金森·格里姆肖。

格里姆肖出生于英国利兹,父亲是警察,家里希望他能过上安稳的生活。

然而,出于对绘画的热爱,他毅然辞去铁路职员的工作,投身对艺术的追求之中。令人惊讶的是,格里姆肖并没有系统地学过画画,而是依靠自身摸索学习,由此可见他的决心之大。回顾其所处的时代,两次工业革命让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城市扩张伴随着环境污染,底层人民的生存状况堪忧,引发社会对工业化的批判。部分艺术家主张摒弃古典艺术的传统,从文艺复兴之前“原始画家”创作中寻找灵感,形成团体拉斐尔前派。其中,艺术家应该通过色彩、光影、线条等视觉元素来创造观者感受

到的情感和意境的观点对格里姆肖产生了深刻影响。

真正的画家不是会画一万种事物,而是将某种事物画了一万遍。或许是英国市郊环境的影响,在尝试花鸟、静物等题材后,格里姆肖笔下出现越来越多专注展现城市或乡村夜色的作品。在北大西洋暖流和中纬西风作用下,英国常年多雨,加上蒸汽机的大量使用,空气像套了一层薄纱,往往模糊不清。格里姆肖正是抓住这一特点,着重勾勒迷离气氛中的建筑和人,达到“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神奇效果。

格里姆肖对景色的再现倾向于写实,他对天气、光线的精准呈现接近摄影技术。事实上,由于其是自学成才,他作画时会使用暗箱或镜头将场景投影到画布上来弥补基本功的不足。尽管当时不少人诟病用暗箱画画,不可否认的是他对灯光、色彩、阴影的把握能极大激发人们心中难以言喻的情感。画作《泰晤士河上的倒影》中,满月的光穿透疏淡的云层,将开阔的水面照射得波光粼粼。整幅作品用延伸至远处的大堤加强了纵深感,左侧宽广的水面与右侧拥挤的人潮形成鲜明对比,将美丽的泰晤士河以及繁荣发展的伦敦城展露无遗。

格里姆肖获得了世俗意义上的巨大成功。他的画作通过对环境的渲染,让工业化背景下的城镇拥有了另一种视角的美,人们开始重新认识习以为常的黄昏、港口、码头。伦敦的中产阶级掀起一股追捧格里姆肖画作的热潮。在伦敦艺术品

经销商威廉·阿格纽的推波助浪以及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认可下,格里姆肖依靠销售画作挣得盆满钵满。实现财富自由后搬进了距离利兹不远的豪华庄园居住,他也曾描绘过庄园清晨的寂静模样。

当你近距离沉浸在格里姆肖作品中,除却那些精致繁复的细节,真正关键的是画作对气氛的营造。“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在画面游走,如丝丝细线拨弄敏感的心弦。从《快到家了》用手指着月亮的小女孩可以看出回家的渴望,从《夜晚的街道》身着华贵服饰的行人可以看出商业的兴旺,从《月光下的潮湿道路》匆匆行走的路人可以看出内心的孤独。正是因为格里姆肖擅长利用氛围诉说故事,才会有那么多人从画中看到怀旧、思念等纷繁复杂的情绪。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运动领军人物詹姆斯·惠斯勒曾亲口承认:“在看到格里姆肖月光下的画作之前,我一直认为自己是夜曲的发明者。”

经典总能凭借魅力出现在人们眼前,无论经历了多少岁月。格里姆肖的晚年正值印象派绘画的蓬勃兴起,吸引了大部分公众的注意力,他的作品被遗忘了一个世纪之久。幸运的是,观众从恒河沙数的艺术家中重新发现了格里姆肖并给予其很高的评价。正如历史学家和评论家克里斯托弗·伍德对他的称赞那样“杰出且富有想象力的画家”,格里姆肖对工业化背景下英国城市和乡村夜景的准确描摹,正成为现代人回望那个黄金年代时最真实、最有力的历史见证。